



社址北京石馬路大街九十號 電話編輯部四二二八 營業部七九一十

# 世界日報

THE WORLD Morning Post

號大兩日每 號十六百六第

報 價		附 註	
零售	每份五分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	另議

目 價 告 廣		報 別	
第一版	每行一元	甲	每行一元
第二版	每行八角	乙	每行八角
第三版	每行六角	丙	每行六角
第四版	每行四角	丁	每行四角

請各界注意 敬啟者本公司...

北京中法大學附屬中學...

東亞陸軍講武堂分校...

五洲大藥房...

白龍香煙...

天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北京日華同仁醫院

內 科	外 科	婦 產 科	兒 科
主治醫師 王任賢	主治醫師 王任賢	主治醫師 王任賢	主治醫師 王任賢

益壽西藥公司新製冬令聖藥

益壽西藥公司新製冬令聖藥

家專大

九毒丸 九消丸 九根丸 九氣丸

## 商務印書館影印 四部叢刊 第二次預約

全書三百二十三種 二千一百冊 十五萬八千葉 兩年內出齊 預約價與七年相同 不加分文

預約價	出版期
第一次交五百元	本年陽曆十二月
第二次交五百元	十六年六月
第三次交五百元	十七年六月

## 世界書局出版 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預約

福爾摩斯各案我國雖經譯過而大半是文言體並且因着當時的風尚流行意譯對於原作的體裁格調未免不能完全忠實本集改譯語體並採取折衷式的直譯加用新式標點一面對於原作的精神語氣力求保存一面對於語句的組織以順達為主並不採絕端歐化的倒句

預約價	出版期
第一次交五百元	本年陽曆十二月
第二次交五百元	十六年六月
第三次交五百元	十七年六月

故宮博物院繼續開放通告

















治愈永桑及永靈

下如言感

敷行以揚仁風嬰孩自己藥片係草廉士醫生爲  
 嬰兒及小孩特製之靈藥專治胃不消化 飲用藥水  
 肚痛 嘔吐 腸風 腹瀉 寒熱 驚風 痰  
 厥 傷風感冒 出牙各症 頭蟲等患是也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  
 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草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片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世界日報副刊

日七廿月二十年五十

---

◀號七廿第零六第▶

(一) 傷鳥 (續) ·····

(二) 棄兒 (續) ·····

(三) 女師大的風潮 (來件)

傷鳥

(續) 潤石

一個暑假使我們把這事忘却了。在校裏雖然有一次無意遇着了牠，然而好像是過眼煙雲，一剎那就消失了。忽然有一天，在我們的教室裏發現了牠。起初我們還以為是別級的同學，但是，不久就知道牠是轉到我們班上來了。而且在講義室內我們發現了牠的姓字是林鳳凰（我們還說過這個名字庸俗了牠。）在牠答復教員的詢問中，知道了廣東是牠的故里。關於牠，我們知道的，始終祇有這些。

在一班枯燥的人羣當中，有了牠，竟增加了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光輝。已經澄淨平止了的俊常的心，又引起了一個大的波動。年青的N先生也似乎被震動了。而且N先生和俊常中間，似乎還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相互的妒嫉。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我當然不

而且他也不願去再愛人，雖然我幾次誠懇地向他剖白我的心，然而我的好友，爲了對她的深情，幾次向我起過敵意。

「我未必還不知道我自己已的地位情形？」

「我的朋友向我說，『我那兒沒愛趣？至多也不過想和她做一個朋友，再沒有其他的野心。而且他也說過，她似乎是很淒涼的，孤獨。我想，無論如何，這種人總值得我們去憐惜她，藉慰她。』」

「是的，」我說了，「我相信。并且我也相信她一定會和你好；如果她發現了你。」

——她現在是夢也不曾知道有個你對於她是那樣的關情。」

「你又說遠了……」我的朋友笑了。

「不，並不會。我希望你不要忘我會經拒絕明秀麗的丁姊的愛情；我現在還不會改變這種主見。」

「你越發說遠了！……」他搖頭。

我的確有些憂悵！

密耳林真的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事情。她恐怕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個靈魂追隨着她週旋雲繞。她還是初來時的那種態度，她的心好像似乎總是憂鬱的，陰沉的，令人憐愛的。上課時，除了外國文以外，她總是木偶似的朝前望著；下了課，就提着重重的書包，不顧防地匆匆走去。她埋頭寫作的時候最多，也有時拿着一本中國詩詞看，對於校課（本來是無聊的），她似乎不甚關心。數月來，我們不曾看見她的笑色，不曾看見她的歡顏，祇有幾次聽着了她的嘆氣。似乎有一種憂戚盤據了她的頭腦；她似乎已經背過人生的辛味。從她待人（和其他的幾位女同學）接物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她的心緒是優美的，天資是顯慧的，感情是豐富的，純潔的。而她來往行事的確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新北  
第十八期

阿○正傳的成因  
漂亮的臉兒  
文藝自私論  
十八年前的徵文贈品  
出版之聲

魯迅  
吳凱文  
萬鶯  
雪裏姑

您  
的  
白雲在頭上飛揚；  
琅琅的天風吹着我們的衣  
襟隨着桃花浮在碧流之  
我們合着樂聲放情地歌唱  
轟轟的雷聲，閃閃的電光  
風雨兩打溼了我們的衣

這是廈門大事的波瀾，乘風破浪，屏聲了無懼的感傷，那激盪我們的深心。  
諸位聽了他們所唱的歌聲，還該細看他們所寫的月刊。

我們的委託，被艇月刊由本局代印付發。我們知道的，這文藝的刊物必需精美的印刷與精美的裝訂，故特盡心設計，凡版樣與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多情的好友，對於她，實有一種不可遏抑的，熱烈的同情。他拿了整個的赤心去愛她，這顆心是純潔的，崇高的。然而他太嬌羞了，不見時，比什麼還急切的念她，不可形容的煩惱焦躁；然而見了她又不敢親近她。我的朋友，也和她一樣，是俊秀的，美麗的。或者就是這個原故吧，同學們對於他親近她，曾做過許多難堪的表示，投射過許多輕蔑的眼光。因此她益發羞怯了，祇遠遠地坐着，望她，祝福她。雖然是這樣的虛渺，然而我的朋友，確可以滿足了！

地鎖上門，赶快地走出去了。

他對於這件奇異的事實愈加尋思，愈覺得他所發見的那幅像之重要，同時他急欲一知一依羅飛里的那種舉動指的是誰——一種好奇心在他心裏逼迫和燃燒得也是愈加厲害。因為他所看見她的位置大致是跪着的，並且她所向着跪的那人兒一定要是亞麻布上畫的那位少年武士的形狀了。他內心的不寧逼着他去找特沙飛里，把他所遇見的一切告訴她。而地呢，在打倒依羅飛里的意味上確是和他相同的，因為她覺得她在交際上所發生的一切困難都自依羅飛里來的，於是她便對着尼可羅表示希望到房裏一看那獨着的肖像。

尼可羅表示希望到房裏一看那獨着的肖像。

愈看那像，愈覺得與他有可駭的相肖，這在她的記憶中間自然是可能的：她想到他在近數月前和秘密赴偷裝跳舞會的那一次，他身上穿着武士的裝束，簡直就覺得那像和尼可羅是一人了。尼可羅想把那突然間注滿他的兩額上的鞏紅用諷刺的話去掉。他就與小女孩接洽着勸說道：不錯，可愛的克拉拉，這幅像是很像我，也與你像那以為是你的父親的一樣！——但因此却惹起了特沙飛里心裏的苦惱猜疑的感覺，她瞪他一眼，走近鏡子的前邊站着說：管他是誰，總沒多大關係，她邊看冷淡的神情，立刻向他告辭離開這房子。

他所發見的，只是空虛的一切，他信

察到牆角裏也找不出像一個人一類的東西

來，只有一幅少年武士的全身肖像，擱在壁

龕裏紅綢幔幃的後面，爲一個異樣的亮光照

耀着。尼可羅不知怎的反倒害怕起來了，這

幅像的一雙大眼睛在他的對面瞪着臨他，許

多思想穿過他的胸懷，並且還未等到他把他

的精神收斂和裝飾擺來時，那爲依羅飛里登

的教會牧師的威嚴已經壓在他身上，也壓

只要有一些名望的人，曾經到過羅馬的，那她就希望可以認識他。技巧，皮亞義夫婦爲要訪親戚，在一天的一星期日往鄉下去了，尼可羅剛知道這樣的騰出了地方，立刻跑到特沙飛拉那裏去，她和她的女兒——這是她得自天主教的——以看畫和繡花物品爲名，當做面生的太太帶進依羅飛里的房裏。但是尼可羅是多麼的驚駭呵！他剛把那地慢慢掀開，小克拉拉（小女兒的名字）便嚷着說：「天呵！我的爸爸——尼可羅！」除了你還有誰可以以這樣的熱情，去愛一個窮苦的人呢？這次事情驟起了極烈的衝動。他很高興的回憶到那天夜裏，他使依羅飛里因奇妙的現象所起的離奇的和劇烈的驚駭的那種情形。喚醒了素以道德的模範遊行社會上的她的一種烈情的念頭，和對她復仇的慾望，差不多同樣重要地阿娟着他。並且因爲在他的心裏展開了一種一舉兩得的希望，既可達到了那一種的目的，又可償還了復仇的心事；所以他很難耐地等着依羅飛里之歸，那時好在他的眼中確定了他那飄蕩的推測。支配他的這種

[illegible]

20

## 女師大的風潮 (來件) 知任

多災多難的女師大，被任可澄林素園用武力接收後，驅應許久的風潮，於最近幾日爆發了，我對這事抱無窮隱痛，覺得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學校數百女同學的問題，而是我們全女界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女師大的問題，而是全中國教育界的問題；有研究的價值！有討論的必要！

自從有了有意破壞教育的政府，北京的學校日趨於破產，教育界發生了許多怪現象，我們在報上天天都有看得，不必列舉，但國立各校雖同受經濟恐慌，而女師大同學却屢受武裝教育的摧殘，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乎兩方面造成的：一方教育當局對女學故意摧殘，特別破壞，教育界人士多隨波逐流，不聞不問，甚至助紂為虐。一方面是女師大

近年來第一等學校，十年來一定難收效。不過，足証明歷來教育當局對女學毫無誠意，不適用以粧飾點綴門面而已，試看為哪一個揭除險，開得天翻地覆，當時的教育當局，何以縱容場在外辦公至二月之久，不思解決，教育界人士不聞不問，等到老虎總長上台，拿女師大開罪刀示成，演成教育界空前奇恥，這段歷史在任何國成立私立大學社找不出，冬虧女師大先所啟後！討赤軍勝利後，女師大又變為任可澄結交軍閥的私產，吳大將軍秘書來充學長，藉軍閥的淫威而橫行，受蹂躪和摧殘的人雖舉國皆是，但軍閥的秘書充學長，在北京只有女師大，嗚呼！北京教育界！嗚呼女師大同學！

再次談女師大同學歷來對她們學校風潮從未澈底解決的表示，每次都是頭痛醫頭痛，腳痛醫腳，枝枝節節的要求，零零碎碎地補救，受一刺激動一下，那次強烈地反抗老湯

同情與援助，才有最後的勝利，恢復了地位後，女師大的同學覺悟如何？小特不能領導婦女羣衆學生團體向惡勢力作戰，甚至有時打出參加社會工作的口號，最近更有人莫名其妙，任何帶把他們的學做作位置私人的私產，掛上一塊非離非聘的招牌，他們的頭上戴着一頂怪難看的帽子，竟一聲不響，開學三月，連組織大綱都沒有，其他課程表更不用說了，這也是任可澄國立私立大學從未有的事，女師大同學竟能甘心忍受！現在的風潮，明明是久懷憤心而屈身的人，要乘機取而代之，在醞釀中，你們未把牠拒破，已算不明亮，現什唯一要求要上課，當我初聽時，很為驚怪，三千餘人竟具如此簡單的頭腦心與理，再四調查，始知內幕，兩人說學生分三派：一，擁偉一，鐘林一，報上都驅出以恢復舊組織，在我所知，是可以分成三派

目錄

現代人生的苦悶	潘梓年
淒清的冬夜	了了
豎碑與紅遮眼	賀鼻頭文
	天行
	書報批評
	閒話集成
	山叔等
	李宗武
	卜效廉

但是據林是絕對沒有的，從沒有人公開的表示承認林素園有作學長的資格，肚子裏的意見，當然不上稱。我所說三派，不管事的可稱一派，她們雖無組織與主張，却有百折不回的意志，不管事並非她們觀念錯誤，是她們的不幸。她們永遠是只能屈服或逆來順受……！擁傳派只佔少數，包含着傳的親近學生及旁系學生或因主任關係或因恨恨無課上而混成一派的。恢復舊有組織，驅林拒傳佔多數，因林本非教育界人，以軍警接收種下惡因故每次聚會，必痛罵林一次，傳為教務長在課程上獨斷專橫，不亞於林，學生銜恨已久，此次言挽留者，以牽掣於十教授也。但她們未明白表示，尚在醞釀中，因擁傳者之反空宣傳頗受挫折。

把我我所調查結果——也可說是真象報告於社會，希望教育界人士批評與注意，我為我們女界利益所在，很誠懇地向女師大三百餘同學進一句忠告：你們林學長與傳教務長的衝突，即是他兩人利害的衝突，不是林去傳取而代之，便是傳去林長，絕無調和之餘地。他們的黨羽自然是依其首領而為轉移，他們的內幕雖很複雜，在你們的問題却只有一個，能維持學校能助學業增進者，便是你們的引導者，林傳的人格與學識，在過去的事實上已不能再充女師大校長，但何任可澄討人格的教授們也應加以淘汰。至於作反宣傳者說一國民黨的人擁林素園，又說十教授辭職，是因學生會出言不遜，簡直是無常識者說話，不值一笑，不料在女師大却能大起作用，豈非咄咄怪事！國民黨的人擁護與大將軍的秘書，恐林素園也要躲在一旁匿笑。學生會代表出言不遜，十教授因而下辭職決心，這話比較巧妙，是以挑動同學分裂。但亦不能逃過明眼人之眼，十教授第一次發表不與林合作要求任可澄招待人們人格書上明瞭說有「我總長接人以禮待人以誠實態度下忱俯允所請——」過兩天世界日報掲載任可澄稱十教授辭職，其接洽內幕雖不詳悉，總之任始終未表示挽留，近日同學要求十教授來上課，他們表示要任出而調停，就此兩點足證十教授辭職，並非代表出言不遜，任可澄能給回人格，也許可與林合作，十教授的出處進退，是全教育界的問題，女師大存亡，是你們本身問題，亦全女界的問題，「幸福」與「光明」應是血淚造成的！「自由平等」是奮鬥而來！女師大姊妹們起來吧！北京教育界該出來說句公平話了！

十二、十五，北京函。

中引的事，這篇東西，是我在十五號以前寫的，其這篇東西，有點機變，任可澄於十九號已有信挽留十教授，同時又任命林素園代理院長。在理論上對於十教授，不啻進一步的表示拒絕。今天報載女師大同學一三次大會的結果，仍是挽留十教授，並附有四個歡迎教授復職的條件。一開除狗頭教務長的校警，恢復教職員的人格。二要林素園組織合法的評議會，以鞏固教授復以後之地位。……假使十教授因此條件而復校，這也是很有興趣的問題！

大學教授的人格，是建築在榮譽上！

地盤有鞏固的保障，便可與侮辱他們的人合作！

在此我對於女師大同學加一附懷疑與失望。竟會玩出這些花樣。聽說提梁人也曾申明是不得已已笑話。是為圖全而讀書，既然只要讀書，林素園補充的教員，也可讀書，屈服於老總長也可讀書，表面情於這種提議的姊妹，你們竟被擁傳派利用了，試看此後的風潮何如？能不達到你們渴望和平與讀書的心理？嗚呼！

二十二日











